資治通鑑/卷2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五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

► 卷二百五十八

起強圉協洽四月，盡著雍涒灘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57卷

【唐紀七十三】 起強圉協洽四月，盡著雍涒灘，凡一年有奇。

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光啟三年（丁未，公元八八七年）

夏，四月，甲辰朔，約逐蘇州刺史張雄，帥其眾逃入海。

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，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。時呂用之用事，宿將多為所誅，師鐸自以黃巢降將，常自危。師鐸有美妾，用之欲見之，師鐸不許。用之因師鐸出，竊往見之。師鐸慚怒，出其妾，由是有隙。師鐸將如高郵，用之待之加厚，師鐸益疑懼，謂禍在旦夕。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女，師鐸密與之謀，神劍以為無是事。神劍名雄，人以其善用劍，故謂之「神劍」。時府中藉藉，亦以為師鐸且受誅，其母使人語之曰：「設有是事，汝自努力前去，勿以老母、弱子為累！」師鐸疑未決。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，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疏用之罪惡，聞於其父，密使人紿之曰：「用之比來頻啟令公，欲因此相圖，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，宜備之！」師鐸問神劍曰：「昨夜使司有文書，翁胡不言？」神劍不寤，曰：「無之。」師鐸不自安，歸營，謀於腹心，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。師鐸曰：「用之數年以來，人怨鬼怒，安知天不假手於我

誅之邪！淮寧軍使鄭漢章，我鄉人，昔歸順時副將也，素切齒於用之，聞吾謀，必喜。」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，漢章大喜，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。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，神劍驚曰：「無有。」師鐸聲色浸厲，神劍奮曰：「公何見事之暗！用之奸惡，天地所不容。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，復不行，或雲謀竊據此土，使其得志。吾輩豈能握刀頭，事此妖物邪！要C061此數賊以謝淮海，何必多言！」漢章喜，遂命取酒，割臂血瀝酒，共飲之。乙巳，眾推師鐸為行營使，為文告天地，移書淮南境內，言誅用之及張守一、諸葛殷之意。以漢章為行營副使，神劍為都指揮使。神劍以師鐸成敗未可知，請以所部留高郵，曰：「一則為公聲援，二則供給糧餉。」師鐸不悅，漢章曰：「張尚書謀亦善，苟終始同心，事捷之日，子女玉帛相與共之，今日豈可復相違！」師鐸乃許之。戊申，師鐸、漢章發高郵。

庚戌，詗騎以白高駢，呂用之匿之。

朱珍至淄青旬日，應募者萬餘人，又襲青州，獲馬千匹。辛亥，還，至大梁，朱全忠喜曰：「吾事濟矣！」時蔡人方寇汴州，其將張晏屯北郊，秦賢屯板橋，各有眾數萬，列三十寨，連延二十餘里。全忠謂諸將曰：「彼蓄銳休兵，方來擊我，未知朱珍之至，謂吾兵少，畏怯自守而已。宜出其不意，先擊之。」乃自行兵攻秦賢寨，士卒踴躍爭先。賢不為備，連拔四寨，斬萬餘級，蔡人大驚，以為神。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、陜、虢，得萬餘人而還。

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，城中驚擾。壬子，呂用之引麾下勁兵，誘以重賞，出城力戰。師鐸兵少卻，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。是日，駢登延和閣，聞喧噪聲，左右以師鐸之變告。駢驚，急召用之詰之，用之徐對曰：「師鐸之眾思歸，為門衛所遏，適已隨宜區處，計尋退散，倘或不已，正煩玄女一力士耳，願令公勿憂。」駢曰：「近者覺君之妄多矣，君善為之，勿使吾為周侍中。」言畢，慘沮久之，用之慚懅而退。師鐸退屯山光寺，以廣陵城堅兵多，甚有悔色。癸丑，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，乞師於觀使察秦彥，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。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，言「眾心離散，用之憂窘，若堅守之，不日當潰。」師鐸乃悅。

是日未明，駢召用之，問以事本末，用之始以實對，駢曰：「吾不欲復出兵相攻，君可選一溫信大將，以我手札諭之。若其未從，當別處分。」用之退，念諸將皆仇敵，往必不利於己。甲寅，遣所部討擊副使許戡，繼駢委曲及用之誓狀並酒淆出勞師鐸。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，得以具陳用之奸惡，披洩積憤，見戡至，大罵曰：「梁纘、韓問何在，

乃使此穢物來。」戡未及發言，已牽出斬之。乙卯，師鐸射書入城，用之不發，即焚之。

丁巳，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，駢大驚，匿於寢室，久而後出，曰：「節度使所居，無故以兵入，欲反邪！」命左右驅出。用之大懼，出子城南門，舉策指之曰：「吾不可復入此！」自是高、呂始判矣。是夜，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。戊午，署傑都牢城使，泣而勉之，以親信五百人給之。

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，無問朝士、書生，悉以白刃驅縛登城，令分立城上，自旦至暮，不得休息。又恐其與外寇通，數易其地，家人餉之，莫知所在。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。

駢遣大將石鍔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並駢委曲至揚子諭師鐸，師鐸遽遣其子還，曰：「令公但斬呂、張以示師鐸，師鐸不敢負恩，願以妻子為質。」駢恐用之屠其家，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。

辛酉，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。壬戌，宣州軍攻南門，不克。癸亥，又攻羅城東南隅，城幾陷者數四。甲子，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，師鐸毀其城以內其眾。用之帥其眾千人力戰於三橋北，師鐸垂敗，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，欲擒用之以授師鐸，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。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。乙丑，師鐸縱兵大掠。駢不得已，命徹備，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，交拜如賓主之儀，署師鐸節度副使、行軍司馬，仍承製加左僕射，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。

左莫邪都虞候申及，本徐州健將，入見駢，說之曰：「師鐸逆黨不多，諸門尚未有守者，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，夜自教場門出，比師鐸覺之，迫不及矣。然後發諸鎮兵，還取府城，此轉禍為福也。若一二日事定，浸恐艱難，及亦不得在左右矣。」言之，且泣，駢猶豫不聽。及恐語洩，遂竄匿。會張雄至東塘，及往歸之。

丙寅，師鐸果分兵守諸門，搜捕用之親黨，悉誅之。師鐸入居使院，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。丙寅，駢牒請解所任，以師鐸兼判府事。師鐸遣孫約至宣城，趣秦彥過江。或說師鐸曰：「僕射向者舉兵，蓋以用之輩奸邪暴橫，高令公坐自聾瞽，不能區理，故順眾心為一方去害。今用之既敗，軍府廓然，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，但總其兵權以號令，誰敢不服。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，移書所在，立可梟擒。如此，外有推奉之名，內得兼併之實，雖朝廷聞之，亦無虧臣節。使高公聰明，必知內愧；如其不悛，乃

機上肉耳，奈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，豈惟受制於人，終恐自相魚肉。前日秦稠先守倉庫，其相疑已可見。且秦司空為節度使，廬州、壽州其肯為之下乎！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，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，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！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，彼若粗識安危，必不敢輕進。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，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。」師鐸大以為不然，明日，以告鄭漢章，漢章曰：「此智士也！」散求之，其人畏禍，竟不復出。

戊辰，駢遷家出居南第，師鐸以甲士百人為衛，其實囚之也。是日，宣軍以所求未獲，焚進奉兩樓數十間，寶貨悉為煨燼。己巳，師鐸於府廳視事，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，復遷駢於東第。自城陷，諸軍大掠，晝夜不已。至是，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，禁止之。駢先為鹽鐵使，積年不貢奉，貨財在揚州者，填委如山。駢作郊天、御樓六軍立仗儀服，及大殿元會、內署行幸供張器用，皆刻鏤金玉、蟠龍蹙鳳數十萬事，悉為亂兵所掠，歸於閭閻，張陳寢處其中。

庚午，獲諸葛殷，杖殺之，棄屍道旁，怨家抉其目，斷其舌，眾以瓦石投之，須臾成塚。呂用之之敗也，其黨鄭杞首歸師鐸，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。杞至海陵，陰記高霸得失，聞於師鐸。霸獲其書，杖杞背，斷手足，刳目截舌，然後斬之。

蔡將盧瑭屯於萬勝，夾汴水而軍，以絕汴州運路，朱全忠乘霧襲之，掩殺殆盡。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晏，屯於赤岡，全忠復就擊之，殺二萬餘人。蔡人大懼，或軍中自相驚，全忠乃還大梁，養兵休士。

辛未，高駢密以金遺守者，畢師鐸聞之，壬午，復迎駢入道院，收高氏子弟甥侄十餘人同幽之。

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眾自海溯江，屯於東塘，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。

畢師鐸之攻廣陵也，呂用之詐為高駢牒，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，追兵入援。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：「高公昏惑，用之奸邪，師鐸悖逆，凶德參會，而求兵於我，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，趣赴之。」行密乃悉發廬州兵，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，合數千人赴之，五月，至天長。鄭漢章之從師鐸也，留其妻守淮口，用之帥眾攻之，旬日不克，漢章引兵救之。用之聞行密至天長，引兵歸之。

丙子，朱全忠出擊張晏，大破之。秦宗權聞之，自鄭州引精兵會之。

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，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，神劍怒，亦以其眾歸楊行密。及海陵鎮遏使高霸、曲溪人劉金、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眾屬焉。行密眾至萬七千人，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。

朱全忠求救於袁、鄆，朱瑄、朱瑾皆引兵赴之，義成軍亦至。辛巳，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，大破之，斬首二萬餘級，宗權宵遁，全忠追之，至陽武橋而還。全忠深德朱瑄，兄事之。蔡人之守東都、河陽、許、汝、懷、鄭、陝、虢者，聞宗權敗，皆棄去。宗權發鄭州，孫儒發河陽，皆屠滅其人，焚其廬舍而去，宗權之勢自是稍衰。朝廷以扈駕都頭楊守宗知許州事，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鄭州事。

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、浙江都將阮結、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。

甲午，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，乘竹筏沿江而下，趙暉邀擊於上元，殺溺殆半。丙申，彥入廣陵，自稱權知壓淮南節度事，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，補池州刺史趙鍠為宣歙觀察使。戊戌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，為八寨以守之，秦彥閉城自守。

六月，戊申，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，麾下相毆，帝命中使諭之，不止。是夕，宿衛皆嚴兵為備。己酉，昌符擁兵燒行宮，庚戌，復攻大安門。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，昌符兵敗，帥麾下走保隴州。杜讓能聞難，挺身步入侍。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，誓誅反賊，故軍士力戰而勝之。守立，復恭之假子也。壬子，以扈駕都將、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為隴州招討使，以討昌符。

甲寅，河中牙將常行儒殺節度使王重榮。重榮用法嚴，末年尤甚。行儒嘗被罰，恥之，遂作亂。夜，攻府捨，重榮逃於別墅。明旦，行儒得而殺之。制以陝虢節度使王重盈為護國節度使，又以重盈子珙權知陝虢留後。重盈至河中，執行儒，殺之。

戊午，秦彥遣畢師鐸、秦稠將兵八千出城，西擊楊行密。稠敗死，士卒死者什七八。城中乏食，樵采路絕，宣州軍始食之。

壬戌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堯。

孫儒既去河陽，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，與之收合餘眾。罕之據河陽，全義據東都，共

求援於河東。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為澤州刺史，將騎助之，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，全義為河南尹。初東都經黃巢之亂，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，繼以秦宗權、孫儒殘暴，僅存壞垣而已。全義初至，白骨蔽地，荊棘彌望，居民不滿百戶，全義麾下才百餘人，相與保中州城，四野俱無耕者。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，人給一旗一榜，謂之屯將，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，植旗張榜，招懷流散，勸之樹藝。惟殺人者死，餘但笞杖而已，無嚴刑，無租稅，民歸之者如市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，以禦寇盜。數年之後，都城坊曲，漸復舊制，諸縣戶口，率皆歸復，桑麻蔚然，野無曠土。其勝兵者，大縣至七千人，小縣不減二千人，乃奏置令佐以治之。全義明察，人不能欺，而為政寬簡。出，見田疇美者，輒下馬，與僚佐共觀之，召田主，勞以酒食；有蠶麥善收者，或親至其家，悉呼出老幼，賜以茶絲采衣物。民間言：「張公不喜聲伎，見之未嘗笑，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。」有田荒穢者，則集眾杖之；或訴以乏人牛，乃召其鄰里責之曰：「彼誠乏人牛，何不助之！」眾皆謝，乃釋之。由是鄰里有相助，故比戶皆有蓄積，凶年不饑，遂成富庶焉。

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晊於陽羨。

秋，七月，癸未，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逾城降楊行密。

八月，壬寅朔，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，斬李昌符，滅其族。

朱全忠引兵過亳州，遣其將霍存襲謝殷，斬之。

丙子，以李茂貞同平章事、充鳳翔節度使。

以韋昭度守太保、兼侍中。

朱全忠欲兼兗、鄆，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，攻之無名，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，移書誚讓。瑄復書不遜，全忠遣其將朱珍、葛從周襲曹州，壬子，拔之，殺刺史丘弘禮。又攻濮州，與兗、鄆兵戰於劉橋，殺數萬人，朱瑄、朱瑾僅以身免。全忠與兗、鄆始有隙。

秦彥以張雄兵強，冀得其用，以僕射告身授雄，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。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，通犀帶一，得米五升，錦衾一，得糠五升。雄軍既富，不復肯戰。未幾，復助楊行密。丁卯，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，遣畢師鐸、鄭漢章將之，陳於城西，延袤數里，軍勢甚盛。行密安臥帳中，曰：「賊近告我。」牙將李宗禮曰：

「眾寡不敵，宜堅壁自守，徐圖還師。」李濤怒曰：「吾以順討逆，何論眾寡！大軍至此，去將安歸！濤願將所部為前鋒，保為公破之！」濤，趙州人也。行密乃積金帛麷米於一寨，使羸弱守之，多伏精兵於其旁，自將十餘人沖其陳，兵始交，行密陽不勝而走，廣陵兵追之，入空寨，爭取金帛麷米，伏兵四起，廣陵眾亂。行密縱兵擊之，俘斬殆盡，積屍十里，溝瀆皆滿，師鐸、漢章單騎僅免。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。

九月，以戶部侍郎、判度支張濬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高駢在道院，秦彥供給甚薄，左右無食，至然木像、煮革帶食之，有相啖者。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，疑駢為厭勝，外圍益急，恐駢黨有內應者。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：「揚州分野極災，必有一大人死，自此喜矣。」甲戌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，並其子弟甥侄無少長皆死，同坎瘞之。乙亥，楊行密聞之，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。

朱珍攻濮州，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。辛卯，朱全忠逆擊罕於范，擒斬之。

冬，十月，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、高霸寨，破之，神劍奔高郵，霸奔海陵。

丁未，朱珍拔濮州，刺史朱裕奔鄆，珍進兵攻鄆。瑄使裕詐遺珍書，約為內應，珍夜引兵赴之，瑄開門納汴軍，閉而殺之，死者數千人，汴軍乃退。瑄乘勝復取曹州，以其屬郭詞為刺史。

甲寅，立皇子升為益王。

杜稜等拔常州，丁從實奔海陵。錢鏐奉周寶歸杭州，屬高鞬，具部將禮，郊迎之。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，秦彥、畢師鐸大小數十戰，多不利。城中無食，米斗直錢五十緡，草根木實皆盡，以堇泥為餅食之，餓死者太半。宣軍掠人詣肆賣之，驅縛屠割如羊豕，訖無一聲，積骸流血，滿於坊市。彥、師鐸無如之何，嘯蹙而已。外圍益急，彥、師鐸憂懣，殆無生意，相對抱膝，終日悄然。行密亦以城久不下，欲引還。己巳夜，大風雨，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，晨，伏於西壕，俟守者易代，潛登城，啟關納其眾，守者皆不鬥而潰。先是，彥、師鐸信重尼奉仙，雖戰陳日時，賞罰輕重，皆取決焉。至是復咨於奉仙曰：「何以取濟？」奉仙曰：「走為上策。」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。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，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，為秦、畢用，斬於戟門之外。韓問聞之，

赴井死。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，使改殯駢及其族。城中遺民才數百家，饑羸非復人狀，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。行密自稱淮南留後。

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，與楊行密爭揚州，以孫儒為副，張佶、劉建鋒、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。十一月，辛未，抵廣陵城西，據行密故寨，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，為蔡人所得。秦彥、畢師鐸至東塘，張雄不納，將渡江趣宣州。宗衡召之，乃引兵還，與宗衡合。未幾，宗權召宗衡還蔡，拒朱全忠。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，稱疾不行。宗衡屢促之，儒怒，甲戌，與宗衡飲酒，座中手刃之，傳首於全忠。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。仁義，本沙陀將也，行密悉以騎兵委之，列於田頵之上。儒分兵掠鄰州，未幾，眾至數萬，以城下乏食，與彥、師鐸襲高郵。

初，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，勇略、功名略相當，全忠每戰，使二人偕，往無不捷，然二人素不相下。珍使人迎其妻於大梁，不白全忠，全忠怒，追還其妻，殺守門者，使親吏蔣玄暉召珍，以漢賓代總其眾。館鐸巡官馮翊敬翔諫曰：「朱珍未易輕取，恐其猜懼生變。」全忠悔，使人追止之。珍果自疑，丙子夜，珍置酒召諸將。唐賓疑其有異圖，斬關奔大梁，珍亦棄軍單騎繼至。全忠兩惜其才，皆不罪，遣還濮州，因引兵歸。

全忠多權數，將佐莫測其所為，惟敬翔能逆知之，往往助其所不及。全忠大悅，自恨得翔晚，凡軍機、民政悉以咨之。

辛巳，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。丙戌，孫儒屠高郵。戊子，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，楊行密慮其為變，分隸諸將，一夕盡坑之。明日，殺神劍於其第。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，壬寅，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，曰：「有違命者，族之！」於是數萬戶棄資產、焚廬舍、挈老幼遷於廣陵。戊戌，霸與弟晊、部將余繞山、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，行密出郭迎之，與霸、□往約為兄弟，置其將卒於法雲寺。

己亥，秦宗權陷鄭州。

朝廷以淮南久亂，閏月，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、東南面招討使。

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，恐其合兵圖己，謀於田令孜，令孜曰：「建，吾子也，不為楊興元所容，故作賊耳。今折簡召之，可致麾下。」乃遣使以書召之，建大喜，詣梓

州見彥朗曰：「十軍阿父見召，當往省之。因見陳太師，求一大州，若得之，私願足矣！」乃留其家於梓州，率麾精兵二千，與從子宗金歲、假子宗瑤、宗弼、宗侃、宗弁俱西。宗瑤，燕人姜郅；宗弼，許人魏弘夫；宗侃，許人田師侃；宗弁，鹿弁也。建至鹿頭關，西川參謀乂李謂敬瑄曰：「王建，虎也，奈何延之入室！彼安肯為公下乎！」敬瑄悔，亟遣人止之，且增修守備。建怒，破關而進，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，遂拔漢州，進軍學射山，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，又拔德陽。敬瑄遣使讓之，對曰：「十軍阿父召我來，乃門而拒之，重為顧公所疑，進退無歸矣。」田令孜登樓慰諭之，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發羅拜，曰：「今既無歸，且辭阿父作賊矣！」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，發兵助建，急攻成都，三日不克而退，還屯漢州。敬瑄告難於朝，詔遣中使和解之；又令節茂貞以書諭之，皆不從。

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，袁襲曰：「霸，高氏舊將，常挾兩端，我勝則來，不勝則叛。今處之天長，是自絕其歸路也，不如殺之。」己酉，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、余繞山，皆殺之。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，死者數千人。是日，大雪，寺外數坊地皆赤。高畦出走，明日，獲而殺之。

呂用之在天長也，紿楊行密曰：「用之有銀五萬鋌，埋於所居，克城之日，願備麾下一醉之資。」庚戌，行密閱士卒，顧用之曰：「僕射許此曹銀，何食言邪！」因牽下械系，命田頵鞫之，云：「鄭杞、董瑾謀因中元夜，邀高駢至其第建黃葆齋，乘其入靜，縊殺之，聲言上升。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。」是日，腰斬用之，怒家刳裂立盡，並誅其族黨。軍士發其中堂，得桐入，書駢姓名於胸，桎梏而釘之。

袁襲言於行密曰：「廣陵饑弊已甚，蔡賊復來，民必重困，不如避之。」甲寅，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眾二千人歸和州，乙卯，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，輜重數千兩，歸於廬州。趙暉據上元，會周寶敗，浙西潰卒多歸之，眾至數萬。暉遂自驕大，治南朝台城而居之，服用奢僭。張雄在東塘，暉不與通問。雄溯江而上，暉以兵塞其中流。雄怒，戊午，攻上元，拔之。暉奔當塗，未至，為其下所殺。餘眾降，雄悉坑之。

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延范致朝命於楊行密，以行密為淮南節度副使，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。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為先進，官為都統，顧不得領淮南，而全忠得之，意甚恨望。全忠以書假道於溥，溥不許。璠至泗州，溥以兵襲之，郭言力戰得免而還，徐、汴始構怨。

十二月，癸巳，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荊南，殺節度使張瑰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，遺民才數百家。

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。

上蔡賊帥馮敬章陷蘄州。

乙未，周寶卒於杭州。

錢鏐以杜稜為常州制置使。命阮結等進攻潤州，丙申，克之。劉浩走，擒薛朗以歸。

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文德元年（戊申，公元八八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寅，孫儒殺秦彥、畢師鐸、鄭漢章。彥等之歸秦宗衡也，其眾猶二千餘人，其後稍稍為儒所奪。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，恐並死，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。儒殺彥等，以宏為馬軍使。

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，復為諸將合仙丹，又欲干軍府之政，行密怒而殺之。

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、亳，朱全忠遣朱珍、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。癸亥，以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，代時溥，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。

張廷范至廣陵，楊行密厚禮之。及聞李璠來為留後，怒，有不受之色。廷范密使人白全忠，宜自以大軍赴鎮，全忠從之。至宋州，廷范自廣陵逃來，曰：「行密未可圖也。」甲子，李璠至，言徐軍遮道，全忠乃止。

丙寅，錢鏐斬薛朗，剖其心以祭周寶，以阮結為潤州制置使。

二月，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。

乙亥，上不豫。壬午，發風翔。己丑，至長安。庚寅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以韋昭度兼中書令。

魏博節度使樂彥禎，驕泰不法，發六州民築羅城，方八十里，人苦其役。其子從訓，尤凶險，既殺王鐸，魏人皆惡之。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為親兵，謂之子將。牙兵疑之，籍籍不安。從訓懼，易服逃出，止於近縣，彥禎因以為相州刺史。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、金帛，交錯於路，牙兵益疑。彥禎懼，請避位，居龍興寺為僧，從推都將趙文玠知留後事。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，文玠不出戰，眾復殺之，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。先是，人有言「見白鬚翁，言弘信當為地主」者。文玠既死，眾群聚呼曰：「誰欲為節度使者？」弘信出應曰：「白鬚翁已命我矣。」眾環視曰：「可也。」遂立之。弘信引兵出，與從訓戰，敗之。從訓收餘眾保內黃，魏人圍之。

先是，朱全忠將討蔡州，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。牙兵既逐彥禎，殺鄴於館。從訓既敗，乃求救於全忠。

初，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為盟，相得歡甚。罕之勇而無謀，性復貪暴，意輕全義，聞其勤儉力穡，笑曰：「此田舍一夫耳！」全義聞之，不以為忤。罕之屢求谷帛，全義皆與之，而罕之徵求無厭，河南不能給，小不如所欲，輒械河南注吏至河陽杖之，河南將佐皆憤怒。全義曰：「李太傅所求，奈何不與！」竭力奉之，狀若畏之者，罕之益驕。罕之所部不耕稼，專以剽掠為資，啖人為糧，至是悉其眾攻絳州，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；進攻晉州，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。全義潛發屯兵，夜乘虛襲河陽，黎明，入三城，罕之逾垣步走，全義悉俘其家，遂兼領河陽節度使。罕之奔澤州，求救於李克用。

三月，戊戌朔，日有食之，既。

己亥，上疾復作，壬寅，大漸。皇弟吉王保，長而賢，群臣屬望。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。是日，下詔，立傑為皇太弟，監軍國事。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，入居少陽院，宰相以下就見之。癸卯，上崩於靈符殿。遺制，太弟傑更名敏，以韋昭度攝冢宰。

昭宗即位，體貌明粹，有英氣，喜文學，以僖宗威令不振，朝廷日卑，有恢復前烈之志，尊禮大臣，夢想賢豪，踐阼之始，中外忻忻焉。

朱全忠裹糧於宋州，將討秦宗權，會樂從訓來告急，乃移軍屯滑州，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，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。自白馬濟河，下黎陽、臨河、李

固三鎮，進至內黃，敗魏軍萬餘人，獲其將周儒等十人。

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為南面招討使，督李存孝、薛阿檀、史儼、安全俊、安休休五將、騎七千，助李罕之攻河陽。張全義嬰城自守，城中食盡，求救於朱全忠，以妻子為質。

王建攻彭州，陳敬瑄救之，乃去。建大掠西川，十二州皆被其患。夏，四月，庚午，追尊上母王氏曰恭憲皇后。

壬午，孫儒襲揚州，克之。楊行密出走，儒自稱淮南節度使。行密將奔海陵，袁襲勸歸廬州，再為進取之計，從之。

朱全忠遣其將丁會、葛從周，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。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，自帥騎兵逆戰於溫，河東軍敗，安休休懼罪，奔蔡州。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，康君立等懼，引兵還。全忠表丁會為河陽留後，復以張全義為河南尹。會，壽春人；存節，博昌人也。全義德全忠出己，由是盡心附之，全忠每出戰，全義主給其糧仗無乏。

李罕之為澤州刺史，領河陽節度使。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，身還澤州，專以寇鈔為事，自懷、孟、晉、絳數百里間，州無刺史，縣無令長，田無麥禾，邑無煙火者，殆將十年。河中、絳州之間有摩雲山，絕高，民保聚其上，寇盜莫能近。罕之攻拔之，時人謂之「李摩雲」。

樂從訓移軍洹水，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，斬之，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。癸巳，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，請修好，全忠乃召軍還。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。

歸州刺史郭禹擊荊南，逐王建肇，建肇奔黔州。詔以禹為荊南留後。荊南兵荒之餘，止有一十七家，禹厲精為治，撫集凋殘，通商務農，晚年殆及萬戶。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，莫以養民為事，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，勸課農桑，數年之間，民富軍贍。時人謂之北韓南郭。秦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，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。久之，朝廷以禹為荊南節度使，建肇為武泰節度使。禹奏複姓名為成汭。

加李克用兼侍中。

五月，己亥，加朱全忠兼侍中。

趙德諲既失荊南，且度秦宗權必敗，壬寅，舉山南東道來降，且自托於朱全忠。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，制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，以德諲為節度使，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。

朱全忠既得洛、孟，無西顧之憂，乃大發兵擊秦宗權，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，克北關門。宗權屯守中州，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。

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。

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，貢賦中絕。建以成都尚強，退無所掠，欲罷兵，周庠、綦毋諫以為不可，庠曰：「邛州城塹完固，食支數年，可據之以為根本。」建曰：「吾在軍中久，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，則眾心易離。不若疏敬瑄之罪，表請朝廷，命大臣為帥而佐之，則功庶可成。」乃使庠草表，請討敬瑄以贖罪，因求邛州。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，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。

初，黃巢之亂，上為壽王，從僖宗幸蜀。時事出倉猝，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，壽王疲乏，不能前，臥礧石上。田令孜自後至，趣之行，王曰：「足痛，幸軍容給一馬。」令孜曰：「此深山，安得馬！」以鞭拶王使前，王顧而不言，心銜之。及即位，遣人監西川軍，令孜不奉詔。上言憤籓鎮跋扈，欲以威制之。會得彥朗、建表，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，六月，以韋昭度兼中書令，充西川節度使，兼西川招撫制置等使，征敬瑄為龍武統軍。

王建軍新都，時綿竹土豪何義陽、安仁費師勲等所在擁兵自保，眾或萬人，少者千人。建遣王宗瑤說之，皆帥眾附於建，給其資糧，建軍復振。

置佑國軍於河南府，以張全義為節度使。

秋，七月，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，丁會擊卻之。

升鳳州為節度府，割興、利州隸之，以鳳州防禦使滿存為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為節度使。

八月，戊辰，朱全忠拔蔡州南城。

楊行密畏孫儒之逼，欲輕兵襲洪州，袁襲曰：「鍾傳定江西已久，兵強食足，未易圖也。趙鍠新得宣州，怙亂殘暴，眾心不附。公宜卑辭厚幣，說和州孫端、上元張雄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，彼必來逆戰，公自銅官濟江會之，破鍠必矣。」行密從之，使蔡儔守廬州，帥諸將濟自糝潭。

孫端、張雄為趙鍠所敗，鍠將蘇塘、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。袁襲曰：「公引兵急趨曷山，堅壁自守，彼求戰不得，謂我畏怯，因其怠，可破也。」行密從之。塘等大敗，遂圍宣州。鍠兄乾之自池州帥眾救宣州，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於九華，破之。乾之奔江西，以雅為池州制置使。

九月，朱全忠以饋運不繼，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，引兵還。丙申，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。

錢鏐遣其從弟鉊將兵攻徐約於蘇州。

冬，十月，徐兵邀朱珍、劉瓚不聽前，珍等擊之，取沛、滕二縣，斬獲萬計。

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，李克修邀擊，大破之，擒忠信送晉陽。

辛卯，葬惠聖恭定孝皇帝於靖陵。廟號僖宗。

陳敬瑄、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，治兵完城以拒之。

十一月，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，朱珍與戰，大破之。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，刺史張友降之。

丙申，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，執忠武留後王蘊，復取許州。

十二月，蔡將申叢執宗權，折其足而囚之，降於全忠，全忠表叢為蔡州留後。

初，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、鳳，走據文、龍、成、茂四州。王建攻西川，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，假威戎軍節度使，使守彭州。王建攻彭州，陳建瑄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後兵五

萬壁新繁以救之。

丁亥，以韋昭度為行營招討使，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，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；割邛、蜀、黎、雅置永平軍，以王建為節度使，治邛州，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。

戊子，削陳敬瑄官爵。

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陷夔州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